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學記

程子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學記最近道

朱子曰此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受之序與其得失興廢之由兼大小學言之

芮氏城曰此篇記學非記禮然禮固在焉家塾黨庠州序國學立學之禮皮弁祭菜小雅肄三入學之禮詔于天子曰無北面尊師之禮

姚氏際恆曰此亦是當時子書輯禮者以其言學故

採之義近醇正所乏之精深之致觀篇中託物比興語似矜詞采而于聖人之道尚有未契合者石梁王氏以泛論目之可爲有見後儒但以其篇名言學便極爲推崇力駁泛論二字之非正未曉其義爾

陸氏奎勳曰王制畧言建學之法孝文孝景俱未舉行武帝舉賢良方正董廣川乃以設庠序興太學置嚴師爲急務惜乎廣川未見任用故其說亦不詳此篇殆繼王制而作者與引說命者凡三兩漢諸儒不見古文尚書疑河間獻王所輯而后蒼記小戴復錄之耳何以能知非周代之書曰家塾黨庠術序國學

與周禮閭胥黨正州長卿大夫之職畧同而云古之教者明其爲漢記也

姜氏兆錫曰石梁王氏曰此篇不詳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多是泛論不如大學篇教是教箇甚學是學個甚愚按此篇義似淺但如塾庠序學自一年至九年之教又如始教七條及時教退息之屬正是言學制與教學之法蓋大學篇是此篇歸宿處此是大學篇從入處義有淺深而事無同異未可以朱子獨表章大學而遂輕議此篇也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

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謏思了反聞音問

王氏應麟曰學記以發慮憲爲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學之始辨云者分別其心所趨嚮也慮之所法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爲善不爲利爲己不爲人爲君子儒不爲小人儒此學之本也能辨志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　又曰畿內爲學二一爲序十有二一爲庠三百諸侯之國半之王無㫖之言也陸務觀取焉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

陳氏澔曰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姚氏際恆曰謏說文小也誘也此宜主誘字解謂誘致聞譽也與下動字亦有關會鄭氏主小言未協

閻氏若璩曰按吳文正謂易者占筮之爻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春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爲六經余亦謂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弟方授以易春秋故曰身通六藝七十有二人六藝乃六經非周官之所云六藝也

朱氏軾曰發慮憲猶言中慮中倫發即中也射者發

而後中必言行無過而後可以求善良否則善良不爲我用矣善良卽賢就親之至也體若已有之也就之體之則不啻求之已感人之道無過尙賢淺之而頌揚稱美深之而鼓舞振興故曰設闑曰動衆動則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矣終不能家諭戶曉使之遷善改惡而成美俗故學校不可不設化卽變意舊註謂過化之化未當

陸氏奎勳曰設闑體遠字句生造皆不似經而似子求善良依集說則與就賢相近不如橫渠說求爲善良之人也以體遠爲體察疏遠之臣義亦偏不如輔

潛溪云如武王不忘遠之意
萎氏兆錫曰憲法則也慮存乎法制而求致乎善良此二者可謂慕善矣然非學則足以小致聲譽不足以感動衆人也就如孟子欲有謀焉則就之就賢謂才德之士也體如中庸體羣臣之體遠謂疏遠之臣也此二者可謂親賢矣然非學則足以感動衆人猶未足以教化斯民也　又曰朱子曰動衆謂聳動衆聽守常法用中材其效不足致此下賢親遠乃足以動衆使知貴德而尊士也但未有開導誘掖之方故未足以化民耳　又曰化民成俗如唐虞之於變時

雍是也而其道則舍學何以哉蓋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方氏苞曰體遠體恤幽遠小民之疾苦也　乃曰教學之法莫備於周凡有地治者皆兼教事不獨師儒也雖農工商賈少時皆受小學於里塾不獨秀民也是以無人不明於倫理而仁讓之心易生無事不爲之防制而邪惡之途自閉故化民成俗其本由於聖人之德化而人專由於學者文武周公之德化至昭穆而不能承矣而賴其禮教以相維持者月數百年東漢及前明之衰政亂於上而義明於下以其開國

之初君臣上下皆知教學爲治本而積爲禮俗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
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琢丁角反
兌依註作說音悅

吳氏澄曰說命所言謂人之爲學自始及終當有常
而不間斷此引之謂君之教民爲學亦當終始有常
而不暫廢也

姜氏兆錫曰道下文所謂至道盡事理當然之極也
承上言學以致道故王者建立邦國以君長其民必
以設學立教爲先務也說命商書名梁王氏曰六經

言學莫先於說命也典常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
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
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
學半其此之謂乎
姜氏兆錫曰善猶大學止於至善之善知其善則物
格知至而知所止矣知不足者在已有未至困者於
人無所應也能自反求則學不厭能自勉强則誨不
倦而教人與教於人皆相爲長益也斆猶教也劉氏
曰始之修己以立其體半也終之教人以立其用亦

半也此所以終始興於學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然後爲學之全功也又曰此以上總言教學之理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陳氏澔曰術當爲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按鄉大夫當作州長

姚氏際恆曰此云黨術與周禮六鄉之黨六遂之遂不同鄭孔執周禮爲解非也術遂古字通月令審端經術蓋以術從行街衞之類又與述同述從辵故又與遂同耳鄭謂術當爲遂聲之誤非也陳可大改術爲州以合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蓋妄矣按

周禮州長射於州序州學亦稱序黨正飲酒於序黨學亦稱序固不足據若王制耆老皆朝於庠習射尚功習鄉尚齒鄉飲酒迎賓於庠門之外鄉學亦稱庠與此亦不合孔氏爲之斡旋而且以黨有庠爲夏殷

禮謬

顧氏炎武曰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按周禮萬二千五百爲遂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周人遂人之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樹溝之使各掌其政令又按月令審端徑遂注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小溝

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証陳可大集說改術爲州非也陳氏禮書曰周禮州長會民射於州序則州曰序而記言遂有序何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陸氏奎勳曰鄭註改術爲遂萬二千五百家熊朋來謂術遂古字通用近崑山顧炎武引管子度地篇証之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則術字本不必改

百減爲一千家耳陳氏集說術作州引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爲據余謂由家而黨而州以類相屬陳氏之說爲優而術與州字形徑庭按周禮五州爲鄉其數乃極不如直云鄉字之訛

方氏苞曰陳氏集說謂術宜爲州不若注易爲遂之當也蓋舉州黨而遺鄉學則事無統紀且未知野法之異同於鄉舉細于野舉大則知互舉以見義而凡家稍縣鄙之未地及散在鄉遂稍縣疆之公邑苟地邑民居相等則建學立師考校賓興更無異法矣周官司徒考德興賓詳於六鄉勸耕課織詳於六遂正

此義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比毗志反中丁仲反樂五孝反說音悅蛾魚起反本或作蟻按漢以前多書蟻作蛾左傳蛾析列子禽獸蟲蛾元帝紀曰蛾羣飛長楊賦扶服蛾伏皆爲蟻字之省

又曰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弟而

徧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

吳氏澄曰七年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自始入小學之年而通數之為九年也

萬氏斯大曰比年入學專言升入國學者蓋十五入大學後乃中年考校如是五次乃為大成而足以化

民易俗也故曰此大學之道也考校如主教者之事而中年考校則就學者言蓋入學既比年皆有則考校亦必比年舉行特就其中分別其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者而異視之其末三年七年者則去年已考今年姑舍之可也如此則雖比年考校在入學者是二年一受考故曰中年考校考校在稀後

姚氏際恆曰註䟽又以此中年考校不合周禮三歲大比以為夏殷禮亦謬蛾子時術之鄭氏謂蚍蜉之子時術蚍蜉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垤郝仲輿謂術述同化也蛾生子化蟲蟲復化蛾學能化民亦猶是

皆近鑿愚按此不過猶詩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之意
大抵古人引經不必盡合本文也　又曰學一而已
謂之大學者因九年大成大字遂於學上加大字以
尊之不得因此言大學謂又有小學也不然此何以
一三五七九通謂之大學乎古人字學乃謂之小學
姜氏兆錫曰術當爲州者周禮州長職春秋以禮會
民而射於州序是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
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朝夕皆受教於塾五百家曰
黨其學曰庠則教閭塾所升之人二千五百家爲州
其學曰序則教黨庠所升之人其王都及侯國之學

爲國學則又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士之子與卿大夫所升州學俊選之士也比年每年也中與小記中一以上之中同猶間也每歲有入學者而每間一年以考校之也離絶經之句讀辨別志之高下敬業而習無怠荒樂羣而交無睽貳博習則不限於程親師則能專所向論學以講求其蘊取友以擇收其益能如是是學之小成至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貫通卓然有以自立而外物不得奪矣是大成也　又曰朱子曰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是所得處他倣此　又曰考校

之法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讀者
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臨川吳氏曰按考校與周
官大比不同謂九年大成之後每三年則鄉大夫大
比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也此謂九年大成以前每
間一歲教者視察其學何如此七年以上皆小學之
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自八歲始入小學而
通數之爲九年也　又曰成俗成其美俗易俗變其
汙俗此大成之學成已成物之功效而大學所謂明
德止至善之道也蛾子蟲之微者亦時時述學銜土
以成大垤學者由積學而成大道也此古記之言

下倣此

方氏苞曰臨川吳氏謂七年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入學之次年自始入小學通數爲九年非也小學九年始教之數目七年尚未學書詎可責以離經辨志蓋謂入大學也經書多十五以前所誦習故一年內校其成熟與否旣成熟則離經而辨其志所趨向耳以入大學爲始九年而大成乃中人所難況可責之成童以後乎不曰每年而曰比者兼明學者各以年時比次而入也十五入大學又期年則志必有所嚮而不能自掩矣爲之師者非徒辨之而已也使志

在利祿則必告以名義之重志在藝術則宜示以小道之輕必至九年出學始各以其所就進退棄取之自一年以至七年四曰視者爲師者以是布爲教郎以是程其學也九年則不復言視者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非教者所能程惟學者之自致焉耳周官之法自族師至州長按時月以書其德行道藝而後鄉大夫賓與焉大學之法自一年至九年積日累月以驗察之然後升於司馬以辨其材盡自一命以上所代者天工苟非其人則天職以曠所治者民事苟非其人則民病以滋故教之不可以不詳取之不可以

不愼也自唐宋以後教士以課試之文章而決以有司俄頃之心目即所取不失亦無以知其人賢能而使之亮天工治民事可乎　又曰蛾子時術之術疑即銜字之誤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宵讀小肄以二反篋古協反孫音遜下同夏檟同古雅反禘大計反語魚庶反學如字躐輒反

郝氏敬曰學不躐等鄭以學爲教恐非

萬氏斯大曰禘行於每歲午月必卜禘後乃視學使學者得以優游其志而精其業也視學何爲考校也先儒信五年一禘之說謂不當禘之年亦待時祭之後然則何必言卜禘乎

姚氏際恆曰禘大禘每歲一行亦即時禘（詳王制）郊特牲祭義謂春禘王制謂夏禘說各不同此大槩謂春禘也必卜祭日乃視學者大合樂將以祭也陳用之以禘爲喪畢之明年蓋泥卜字爲說未然方性夫以爲五年不知此非禘義（詳王制）且五年一視學毋乃太

疏濶乎學不躐等之學如字鄭氏訓爲教亦無謂

陸氏奎勳曰此亦臆爲之說孔疏禘在于夏天子諸

侯視學之考校必在禘祭之後若不當禘祭之年亦

待時祭後乃視學其說不免騎墻金華應氏曰禘者

春祭之名必以五年大禘爲說則視學希濶而學者

之志淩弛而荒其說据王制郊特牲以禘爲時祭然

與記者游志之言適相反矣長樂陳氏曰君喪畢之

明年然後卜禘未卜禘則不視學不以凶禮干吉禮

也陳氏于禘祭腐有卓見然與記者所云不合漢儒

皆主禮緯五年一禘之說即其所記視學之禮彼此

異同亦從無定期也

姜氏兆錫曰始教謂始入學時也祭祭先師也服皮弁之服而祭以蘋藻之菜也肄習也習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三篇也尊示之以尊敬道藝則學者之誠立因歌君臣相燕勞之詩而以居官之義導之則教者之義明夫然後可以教也鼓者令大行之官擊鼓以召士也篋者士既至而發篋以出其書也夏楚二木也檟圓楚方鼓篋以遜順其業猶書遜志時敏之義夏楚以收斂其威猶書戒休董威之意夫然後可與進于道也禘五年之大祭也視猶省也省視非朝

夕之故故其志優游而不迫觀感在言語之表庶其心默識而自得凡又所以薰陶而漸染之也聽謂聽受問謂問難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易知此又其等不可踰而因材而篤之也大倫猶言大節皆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已仕先其職未仕先其志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答以尚志是也　又曰朱子曰聖賢教人合下便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肖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思各舉其職也又曰此以上指言教學之制也

方氏苞曰服以皮弁示王公所以持國保民者惟道

故敬修焉而非徒佔畢之業卽學者他日以道事君之根源也祭以芹藻示先聖先師所以維世立教者惟道故敬承焉而不以鼎烹爲隆卽學者終世以道檢身之準則也　又曰語默動靜時時有以觀示之而不語以所以然之故俾學者存其心以體道也

又曰古者四十而後仕出學之後從容蓄德者近二十年不宜有未學而仕者而曰官先事何也蓋國子弟及公卿之子有世邑者或將冠旣冠而有封守則有人民社稷之事宮正宮伯所掌宿衞之士庶子則有陛楯周廬之事司士所作升於司馬之士諸子所

作輦子及國子之倅會同賓客則有從王之事軍旅則有守宮廟及邊境之事其人雖未爲命士而已各有官守平居無事或仍來學於太學虎門庠序則就師講問必以其職事爲先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王氏應麟曰朱子曰古者惟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閻氏若璩曰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弟方授以易春

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陸氏奎勳曰家農師首正其句讀而論定於朱子人謂研經當一遵漢儒如于時字居字絶句有何文義可通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操七刀反縵末但反依于豈反興虛應反又許金反樂五孝反

陳氏澔曰詩人比興之辭多依於物理而物理至博也學者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

吳氏澄曰縵亦絲樂之屬蓋燕樂也周官鐘師磬師皆掌縵樂

姚氏際恒曰博依依字即書聲依永之義雜服服字服習之義謂三百三千雜字所當服習者

陸氏奎勳曰鄭注冕服皮弁之屬不如橫渠說服事也雜服洒掃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

故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吳氏澄曰藏謂入學受業時修謂治其正業息謂退

息私居時游者玩物適情之謂學操縵等藝是也

姜氏兆錫曰舊說大學之教也時句絕退息必有居句絕陳注定時字連下句謂四時之教率各有正義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學字連上句謂一時之退息必有居學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是也操弄也縵亦絃也博依謂詩人比興之詞托于物理而至博雜服謂禮文冕弁衣裳之類繁而且雜也弦詩禮者時教之正業是皆學也操縵博依雜服者退息之居學是乃藝也學既至則心與理融而安其有未安則在興於此而爲之不厭而已學操縵則

調心手而安于禮三者凡皆先興以學之而後樂以安之也故君子于學藏焉修焉之謂正業專習而志不分息焉游焉之謂居學養純而義愈熟程子謂教人必求見意趨必不樂學亦此意也惟如此故學旣安而親師樂友以篤信乎道彼師友雖離而道豈有畔哉敬孫書作遜志言學須敬遜其志無時而不敏然後進修之益如水源源而來也故引以明之　又曰朱子曰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于禮思過半矣

方氏苞曰藏入學時也入學之時則修其正業退息

之時則游于藝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謂乎呻音申佔音沾反訊字又作誶音信數音朔鄭以言反于數為句吳以及于數進為句今從吳佛本又作拂扶弗反

吳氏澄曰數進謂數數進之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為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是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能也不觀其已知已能

而進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于人者先後失宜故
曰悖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强之以必知必能是其求
責于人者淺深莫辨故曰佛

姚氏際恆曰數進猶數數進刑如詩百辟其刑之刑

朱氏軾曰文正公數讀入聲言字斷句最當

陸氏奎勳曰佛之一字周頌佛字仔肩而外于此再
見然皆拂字之訛

姜氏兆錫曰呻吟也佔視畢簡訊問也謂覘視之簡
牘訊問之言詞也及至也言今之教者無心得之實
務口授之形至于數進而安否莫之恤則與時教必

有正業者異矣且又不由誠以示之信從不盡材以導之通達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又異矣是以施者常至悖逆而求者每見拂戾也隱則不能以學自見苦則不免由易而難終業而又遠去之凡以用工鹵莽滅裂之學而不安不樂故也刑成也

方氏苞曰不能罕譬而喻故多其訊不能約而達故言及于數理明則言約而達若循誦習傳而胸中實無所主以此待問則有反覆數言游移支蔓而指意終不可明者故曰言及于數也　又曰若誠心望學者之進則進之必顧其安不顧其安卽不中其誠卽

材之所以不盡也　又曰惟教者不顧其安而求之也佛故學者匿其不知之實而冒爲知匿其不能之實而冒爲能所謂隱其學也

大學之法禁于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禁居鴆反當孫並去聲摩莫波反

吳氏澄曰此四者三屬于師一屬于友

姚氏際恆曰禁未發謂人凡有邪僻之念皆須禁之于未發之先當其可謂凡教人必適當其可教之時不可或先或後如十年學書計十三舞勺成童舞象

之類鄭氏謂禁于未然爲情慾未生年十五時然則
年十六便可聽其縱肆而不禁也謂當其可爲年二
十成人時然則二十之前竟可不學耶皆說不去朱
仲晦曰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必以年爲
斷按下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明是指年也
姜氏兆錫曰有先無後曰豫不先不後曰時孫以相
安言摩以相厲言方氏曰若內則言七年男女不同
席不共食幼子常視毋誑可謂之豫矣若十年讀書
計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可謂之時矣若孔子言可與
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之類可謂之孫

矣若荀子言見善修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可謂之學矣

方氏苞曰舊說當其可之謂時二句義無別當其可者十年學書計十二學樂誦詩年力可任則及時而授也不陵節者春誦夏絃秋禮冬書前業未終不更授以他務也若雜然並授是陵節而必至兩無所成矣故曰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

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

姚氏際恆曰格沮隔也漢書太后議格鄭氏謂讀如凍洛之洛非也燕辟之辟爲邪辟鄭謂辟喻尤非

姜氏兆錫曰扞拒也格枝格也沮隔之象舊讀爲凍洛之洛又讀離落之落義皆略同勝承也燕猶褻也因燕私之褻以背其師因燕僻之事以廢其學此二者又由四者與上文相反使然也

方氏苞曰燕妾也安於朋比之人則必至於逆其師安於邪僻之事則必至于廢其學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姚氏際恆曰此段言教法甚精

姜氏兆錫曰道猶引也牽猶曳也強猶勉也抑猶按也引以所當由而不曳之必進故和而不戾勉以所自立而不按之使止故易而不苦啟以所從來而不竟其所往故思而善入輔氏謂優而柔之使自得之故謂之善喻也

方氏苞曰於力行則道以前路而不牽以廹促之于

立志則强以進取而不抑以畏沮之于致知則開其端緒而不達以使自得之　又曰牽謂曳之使前也導以前路而不牽則知教者望其行而操之不蹙其慍心化而爲和矣　又曰學者之所知不可强而志則不可不强憕以强教之是也學者之所行所言可抑而志則不可抑强之猶恐其不能進取而或抑之則重以爲難而自沮喪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失則多知之過失則寡愚之不及失則易賢之過失則止不肖之不及多聞見而岐多之失也寡聞見而陋寡之失也子路好勇而過易之失也冉求說道而畫止之失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兼人故退之退故進之則長善而救其失矣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王氏應麟曰弟子累其師李斯韓非之于荀卿也弟子賢於師虞植鄭元之於馬融也

吳氏澄曰教者之言雖至約不繁而能使人通之雖

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雖少有所譬而能使人曉之約微罕譬教者之不盡言也達臧喩學者之能自得也如此可謂能使人繼其志者乎

姚氏際恆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妙喩絕工

姜氏兆錫曰繼承也約而達則言不煩而已明微而臧則言不峻而自善罕譬而喩則言畧有所比方而可曉如是故學者與教者其志相承而無閒也

方氏苞曰管絃律度成數可循而善歌者則必有心通神遇之妙使聞者入耳而動心然後有繼其音者術業記問教法有定而善教者則必有探造自得之

感使學者傾心而向道然後有繼其志者故盡乎師道者惟孔孟次則程朱是以其教至今不廢而志可繼也　又曰微者微詞相感動無容正言極諭也臧否即人之心聞者皆知其善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陳氏澔曰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之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知乎此然後能博喻謂

循循善誘不拘一塗也

吳氏澄曰知其難易美惡故能隨其淺深高下而諭之各有攸當不局于一塗所謂博諭也教人能各得其宜則於人亦各得其宜故能爲教人之師者小而一官之長大而一國之君皆能爲之也

姚氏際恒曰從師推說到爲長爲君一滾說來又承以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意謂師何以爲君蓋所以學爲君之理以教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貽人君說引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以見自古帝王皆有師之意此節本是一氣旨亦明白解者多自作支離

如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鄭氏曰弟子學于師學爲
君甚迂張子厚以學爲教太直致非記文意三王四
代唯其師陳可大曰三王四代之所以治能作之君
作之師則是又謂人君能爲師與前後擇師尊師之
義不侔矣
顧氏炎武曰三代之世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
之以治國平天下之事孔子之于弟子也四代之禮
樂以告顏淵五至三無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
南面然則内而聖外而王無異道矣其繫易也曰九
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

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曰師也者學爲君也

姜氏兆錫曰至學謂至于學也知至學之易而知其美知至學之難而知其惡卽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之意博喻循循善誘非一途也卽使人繼其志之意周官太宰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長者一官之長君則一國之君蓋作君作師之道分殊而理一周子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亦

此一意也又曰此以上釋言教學之用也

方氏苞曰凡爲長者于所屬之吏必知其職業之難易并知其材質之美惡然後能使喻巳之志如臂指之使而事不曠于所治之民必知其生理之難易并知其習俗之美惡然後能使喻上之教如風草之偃而化可成至于君不過所屬所治者愈多而所喻愈

博其道實無二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

以尊師也

姜氏兆錫曰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尊敬之意也無北面不處以臣位也師尙父陳丹書王南面而立尙父謂先王之道無北面是也見大戴禮記又曰此言尊師之禮以明教之意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荅問者反此皆進學之道也

姚氏際恆曰相說以解說字當如舊解音悅所謂於
吾言無所不說是也悅而後解此善學者神情處
朱仲晦以爲如字義便索然矣從容鄭氏謂舂容舂
爲擊容爲聲之形容謂之重撞擊殊迂胡邦衡謂從
容爲再三叩亦不協朱仲晦謂從容爲聲之餘韻從
容而將盡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此解于正意
譬意語氣皆不甚協且待其待字即上待問待字其
字是指問者今皆失之陳可大謂不急疾擊之則鐘
聲大小長短得以自盡亦非也此言善答之意如其
說又入善問中去矣愚按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者

承上言鐘於大小之叩卽鳴如此然必待撞鐘者從容少間然後得盡其聲猶善待問者從容少間尋思有得然後盡其餘蘊以告也

陸氏奎勳曰方氏云節謂木理之剛者說卦堅多節是也目謂木理之精者弓人斵目必荼是也余謂目亦堅處何必言精相說以解倘是喻語說常音脫

姜氏兆錫曰庸功也謂感其有功也問問于師也說爲悅者謂師徒其相愛悅以解義理也讀如字者謂先問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得多自相証而曉解也從爲舂者謂擊也鐘之爲體每一舂而爲一容

然後盡其聲善答者亦待其一問而爲一答然後盡

其理也讀音聽者從容乃優游不迫之意不急擊之

則鐘聲之大小長短得以自盡也今按朱子陳氏爲

得之　又曰此言進學之道以明學之事而待問一

條則以善問併及之也

方氏苞曰木之有節處以目最堅而難攻相說以解

節以攻木言與莊子所謂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甘字

義畧同蓋攻而不入如相苦者及順理而解如相說

也待其從容仍以鐘聲言不應攻木雜出正義且後

其節目語意亦未終相說以解下擧以不善問者反

此則非謂相證而曉解明矣　又曰從容悠裕也必
悠裕聲乃得盡尙書從容以和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
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姚氏際恆曰記問之學謂其學徒揣人所應問者以
記誦之而已此其人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所謂呻
佔畢多訊問者也故不足以爲人師聽語則但聽問
者之語而皆有以教或口欲言不能問者乃不待問
而語之其又不知則舍之耳亦不悱不發不以三隅
反則不復之意凡此即所謂從容也又曰此申言教

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冶音也箕音基

應氏鏞曰冶鑄難精而裘軟易紉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皆自易而至于難自粗而至于精習之有漸而不可驟進學之以類而不可泛求是之謂有志矣

王氏應麟曰列子云古詩云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

後能繼其所難

姚氏際恆曰純乎善喻絕妙

姜氏兆錫曰疏曰善治之家其子弟見其陶鎔金鐵補合成器必學取獸皮連綴成裘以學乎冶善弓之家其子弟見其撓屈幹角調和成弓必學取柳條屈曲成箕以學乎弓駒始駕馬更不駕在車前惟反係車後使日見馳驅漸以學乎駕而已言學者須先教之小者後者裘軟易紉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車重難駕而馬反易馴皆自易而難自粗而精以漸而不驟有類而不泛以爲志學之喻也又曰此申言學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姚氏際恒曰學於五官師於五服必皆承上五字說來頗似不切合然於不切合之中仍有可切合者此則先秦之妙筆也所謂以詞采勝者在此

朱氏軾曰賈疏論五官金木火水土之官也張橫渠謂施於天官而天官治施於地官而地官治不主於一官也長樂陳氏永嘉戴氏則以五官爲人身五事未知孰是

姜氏兆錫曰比方䫫同也理有所不顯則比其物以明之物有所不一則䫫其類以約之也當猶主也五官卽洪範五事五服謂五服五世也鼓以節樂而已故於五聲無主水以和色而已故於五色無主然弗得則不諧和而章明也況學與師可以其無主而聽之乎徐氏曰古之學者比方事物而齊其類如知五聲於鼓五色於水必得之而後和與明則知五官於學五服于師必得之而後洽與明也而君子得不志學而求師哉此蓋借以喻學與師之當務而結之也何氏曰舉四者以見我所比方之物類與我所欲明

之理本無專主也而天下精微之理有寓于事物中而不得則不明者此所以當旁通以引伸之而學乃善也愚按本節舊說多未明惟徐氏何氏上下文義始貫然徐氏以二條與二條意在言中而何氏以四條應首二句意在言外蓋徐氏爲得之

方氏苞曰執一物以求其理未必能盡事物之理也比方衆物則彼此互證而理無不盡矣下四者皆外若無涉而中實相資之喻窮理者知此然後能參伍衆理以盡其變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

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姚氏際恆曰大時不齊大意謂天時循環迭運而不齊大時從主宰處言之所以與大德等其謂之本使學者察此以知本也鄭氏以物之生死言不齊未免偏狹且有增添之弊或以揖讓征伐言之則于本爲之義更無着落矣

陸氏奎勳曰舊說皆指天道惟戴氏隱云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之勝所以不齊與上三句一律其說較勝

姜氏兆錫曰大德大道大信皆指聖人而言大時謂天時也德以體言內也道以用言外也官言司器言用也不約言不必信惟義所在也不齊氣化周流其變無窮也凡此四者皆根本盛大而體無不具故流行通變而用無不周此君子察此必學以裕其本而後能希聖達天也源即本也河爲海之源故先之海爲河之委故後之聖王之務本如此而君子之于學也不成章不達其有舍此他務者哉吳氏曰祭川先河而後海者以或爲源或爲委故爾此言本之當先以申上文大德大道大信大時之意也愚按篇中備

言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之意而教固爲學而設者也

此章推言學之爲本雖不更言教而教在其中矣蓋學者聖神之道德所由出而天地之化育所自參也能志乎本則學以致道而明新止至善之極無外於此蓋總三綱領而統言之者也記者以是終篇立教者與爲學者其盍自省焉

方氏苞曰上節求之於萬殊以觀其會通此節探之於一本以成變化也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七終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樂記

程子曰禮記除大學中庸惟樂記爲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

黃氏震曰此書間多精語如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皆近世理學所據以爲淵源如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醇乎先生所深嘉而屢歎者也又曰此篇之外所餘十二篇

及河間獻王之樂記孔氏作疏時其書已泯絕

黃氏乾行曰以樂記名篇宜若專言樂也其多與禮

對舉而互言之何也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

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

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

淫此得其序而和禮先樂後之道闕一不可者也故

篇以樂記名而禮必對舉而互言之也

姚氏際恆曰樂記一篇乃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

生取文子荀子呂覽諸書湊集而成其言多駁雜不

純大概揚之過高反失其實求之過遠反昧其用祇

緣當時墨子非樂故荀子諸子竭力擡高以矯其失竊恐先王制作之旨初未嘗然而聖賢之言中正平實亦不如是之過于高遠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蓋謂禮樂本乎人心而外藉乎玉帛鐘鼓以行之若全籍玉帛鐘鼓以爲禮樂失禮樂之義矣故用云云及乎哉文法以喚醒世人猶之言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之意非別有廣大深微神奇要眇之旨也又孔子答禮之本曰甯儉語大師樂曰可知孟子以事親從兄言禮樂之實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聖賢之言禮樂不過如此無非

從生民日用倫常上見所以皆切實可行秦漢諸儒不悟聖人禮云樂云之意乃疑別有隱而未發者于是推論及于極天蟠地貫四時同日月理星辰象風雨行陰陽通鬼神窮高遠測深厚以至草木茂羽毛胎卵育靡不竭盡形容思以示其廣大深微神奇要眇而孰知迂闊鮮質義離聖賢之中道已大遠哉又其所言實規倣左傳子大叔之言禮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云云其言禮頗粗是乃左氏之文也不意後人推廣其說至于如此可謂氾濫而不知所歸矣凡馬融所取以

入記者三篇一月令一明堂位一樂記無一善者不特于此其言禮樂皆非禮樂之義與聖人之言恰相反禮樂固皆由中而出然自有先後本末重輕之分聖人之言如云禮云樂云如禮何如樂何之類此先後也如立于禮成于樂之類此本末也如言治道爲國以禮道之以禮言學問約之以禮過庭問禮之類而皆不及樂此重輕也自夫諸子繁興異端並起老子毀禮喪乎禮者也墨子非樂喪樂者也而荀卿諸人則又祖老子之毀禮闢墨子之非樂爲故凡此篇之言如知樂則幾樂中出而禮外作樂合情而禮飾

親樂應天而禮配地樂率神而禮居鬼樂動內而禮動外等語皆是先樂後禮禮本樂末禮重樂輕禮故曰與聖人之言恰相反也其意欲擡高樂卻抑下禮祖老子之毀禮既大失禮之義闢墨子之非樂併不得樂之實禮樂交喪罪浮老墨何樂記之足云哉又其甚者文子為老子弟子傳老子之學者也茲亦采其言以入篇中其于聖賢性命之理大相悖戾後儒尊識不能出二氏之藩籬反以其所言為心性真傳從而遵奉之闡發之叛聖道而惑後學莫此為甚尤不可不亟為摘出以告來世者也詳人生而靜章

陸氏奎勳曰隋志以樂記爲馬融所補按劉向別錄樂記在禮記第十九篇其非作自馬融明甚朱子云戰國賢士爲之愚謂記非成于一手樂本樂情樂象中有精語當出孔門弟子若賓牟賈一篇雖記載有訛而其來亦久矣當劉向校書時尙存樂記二十三篇其名一一可考樂器說律之屬最切于樂小戴決不冒昧芟之度必王莽之亂典冊銷亡而馬融纂據史遷樂書以補闕隋志所云非屬無稽不必信晁氏之說謂融所補第月令明堂位二篇也

姜氏兆錫曰按漢河間獻王集諸生采周官及諸子

以作樂記凡二十四卷後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篇目俱皆別錄今樂記斷取其中十一篇合爲一篇事在劉向之前但今考十一篇所稱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者其章段之分合編次之先後多亦莫可考矣朱子曰古禮樂書皆亡學者言其義至于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臨川吳氏曰劉向所得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十一篇合爲一篇者蓋亦刪取要畧非全文也

方氏苞曰先儒以爲公孫尼子所論譔然予荀子論

樂篇所取過半頗有刪易且不循其節次而分劉以他從則爲漢初所未集審矣自史記以前文有篇法者惟三傳國語國策其他諸子陳義指事意至言從多不可求以篇法況捃摭衆說乎離爲十一篇而以意名之是以義不安名不當也劉向別錄具其名不識作記時故有名或向爲之名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比皮志切而樂如字又音洛

姚氏際恆曰聲相應故生變此聲指五聲也如宮應

宮而宮變生徵亦應宮徵應呂而商角羽亦迭變以
應宮之類變成方謂之音此音指八音也五聲之變
被于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而各成其所向之方謂之
八音比音而樂之此樂指詩歌也合比其八音而成
詩歌之樂也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此樂總指樂名也
蓋聲容皆備乃謂之樂也舊解多未明
朱氏軾曰說義凡音二字包樂言物字說得廣世道
之盛衰政治之得失百凡事體之順逆有感于外而
觸于中者皆是聲自啟口而言不必說到成辭句聲
與意相應而成一句之詞就中字句自有淸濁高下

故曰生變言生出變態來方法也成方者謂以詞作爲詩歌使叶五音不可增損改易是此變又成方體成文不亂也故謂之音此解最明但聲相應謂聲與聲相應如一字接一字一句承一句首尾相應成個詞就自然有清濁高下故曰生變變謂聲之轉轉而成文則爲音矣

陸氏奎勳曰聲變而有定序即旋宮之意後云聲成文謂之音一經一緯之謂文義尤明顯

姜氏兆錫曰此首言凡音皆由心而生而樂本是以生也聲謂語言音謂歌詠不常謂之變有定謂之方

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人心感而遂通故宣見于口而爲聲聲與聲相應自然生淸濁高下而爲變至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由是比合其音而播之八音宣之萬舞則成樂名焉蓋推音樂與人心相終始之故乃一篇之大指也詩疏曰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哀樂之情發見于言語惟是聲耳至于作詩之時則次序淸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卽是爲音古吳何氏曰方猶言曲調也淸濁高下萬有不齊是之爲變至曲調旣成則有倫有脊成方而爲音矣

方氏慤曰凡人出言或通情款或道事故其詞意未有不首尾相應者詞意相應則其聲之或高或下或疾或徐自然而變者可次以宮商而爲之節族即詩歌曲調之所由成故曰變成方謂之音也然後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比附詩歌之音以爲樂章而兼配以文武之舞乃謂之樂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

也感于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

姚氏際恆曰哀樂喜怒敬愛感而形于聲亦莫非性也以爲非性謬此即爲下文天性性欲張本云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動即下云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之義陳可大謂是情故云非性不知此云非性謂非天性是性欲也非謂是情也

姜氏兆錫曰此歷言人心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之實也亟則竭而無澤殺則臧而不隆嘽則闡而無餘緩則紓而不飽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粗則高而且急厲則猛而且暴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

和則不乖柔則致順凡此六者乃情也非性也性者喜怒哀樂之未發情則感于物而動所謂發而中節者也

方氏苞曰樂者句當作音者樂之所由生也與上下文意義始貫　又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非人生而靜之初矣故曰非性　又曰心之感而形于聲人所同也而所感之善惡則異感之以正則善心生所謂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是也感之不正則樂心喜心愛心專趨于流蕩淫汚哀心怒心亦發于邪辟暴亂故所以感之者不可不愼也凡人之情怒起

于惡欲生于愛惟敬心則有補于天性有益于人事而于樂聲則難爲感故聖人爲雅頌之音以導之所以感其敬心也敬心作則懼心生而五心之感咸得其正矣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行下孟切

朱氏軾曰同民出治正先王之愼所以感道達也辭讓之禮所以達恭敬也極致也

姜氏兆錫曰此因言先王愼其所以感人心者而別爲禮樂刑政之屬以導之也蓋吾樂起于人心而聖

卽以音樂正人心故禮以道其志而使無偏樂以和其聲而使無戾政以教不能而一其行刑以罰不率而防其姦四者雖殊其致則一凡先王之同民心而出治道者不外于此蓋不但禮音樂與人心相爲終始而其所係者抑可見矣

方氏苞曰治民之道有禮樂政刑然後能載之而出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思息

吏反

朱氏軾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益見感之不可不慎也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聲成文謂之音謂聲之淸濁雜比成文謂之音卽上變成方謂之音是也此解混上下之文各自爲義未嘗相通上文形于聲指五聲謂之音指八音此處形于聲指人聲謂之音指音樂蓋謂人聲成爲詩歌之文以播諸樂而爲樂之音黃氏曰正義解云淸濁雜比爲成文今詳之非其義也常言俗語爲歎之聲咸有淸濁雜比豈可謂之成文者哉此說可與愚論相發

姜氏兆錫曰此申言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爲音

之意而因以見其通于政也成文猶言成方自其法
度謂之方自其文理謂之文也治世政事和諧故音
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音怨以怒亡國政事蕩滅
故音哀以思蓋音生于所感而所感之哀樂由爲治
之得失此聲音與政相通而先王慎所以感者以是
也
方氏苞曰篇首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言心感于物
而聲以之生也就一人一事而分言之也此節凡音
者生人心者也言政感人心而音以之變也合一世
一國而統言之也政和則人心安樂而音隨之政乖

則人必怨怒哀思而音亦隨之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非政乖之極不至于亡國故直言民困不復言政乖也怨以怒猶冀君之一悟政之一改也哀則絶望于是矣故惟追思治世之民沐浴于先王之德教者蓋困極而不可奈何曹檜之風是也

宫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怗昌廉反懘昌制反

管仲夷吾曰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淸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按此一作鳴鳥在樹凡將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朱子曰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于五音九也又九九之爲八十一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音以成宮原注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爲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原注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百有八是爲徵數朱子曰百有八半之爲五十四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爲商原注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于其所以是成羽原注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爲九十六是羽之數也朱子曰九十六半之爲四十八有三分而

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原注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朱子曰六十四

司馬氏遷曰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朱子曰當作宮九徵六商八羽五角七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合正義角動肝而合正仁徵動心而合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班氏固曰夫聲者中于宮張于商觸于角祉于徵宇

于羽

姚氏際恆曰以五音分配君臣民事物出于樂緯之言非先王本旨

陸氏奎勳曰孔疏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商絃次濁用七十二絲此種皆襲京房餘論若倫夔之屬君知竹必先絲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詳言音與政通之實蓋兼音之比于樂者以推之也荒者治之反陂者平之反承上言若宮或亂則樂音荒散是由其君之驕恣使然也餘做此陂兼荒陂憂哀危而言慢兼驕壞怨勤匱而

言陳氏曰五音含君臣民事物之象必得其理方調得律呂否則有臣陵君民過臣之類而謂之奪倫矣此卻不比漢儒附會具有此事毫髮不可差設物各相奪倫即其國君臣民事物必多有不盡如州鳩師曠皆能以此知彼正是樂與政通也宮商角徵羽所謂五音君臣民事物其應也劉氏曰五音之本生于十二律之黃鍾黃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音之數宮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

十八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角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音止于五此其損益相生之次也以絲言之其數如其律分之數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音至濁于五音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音次濁故次于君爲臣象也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音半清半濁居五音之中故次于臣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音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音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遞殺之次也五音固本于黃鐘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

可爲宮既爲宮則宮必爲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爲
臣而不可上于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殺其臣過
君君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樂而以半聲
應之此又正變相權不拘其次而因以不失其次之
法也沾懘謂不和也聲音之道必五者各得其理而
不亂則八音克諧而沾懘不作也此見治世之音與
政通也
方氏苞曰必君臣民事物皆失其道然後五音迭相
陵故可決其滅亡無日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

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毗志　濮音卜）

姚氏際恆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用孔子鄭聲淫爲說而增以衛衛即指下之桑間濮上也此附會之詞衛聲實非淫也其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者桑間指衛風桑中詩而增以濮上濮上即用史記衛靈公至濮水聞琴聲師曠謂紂亡國之音事（史記又本韓子）故以爲亡國之音據濮上爲亡國之音桑中詩在宣惠之世非亡國之音也故又以爲政散民流誣上行私然則桑中非亡國之音明矣何以均謂亡國之音耶以兩處之說紐合爲一故其周章失理如此從來解

者于此皆格格不達今特正之又鄭聲淫鄭詩不淫說者以鄭詩爲淫誤因此文併謂衛詩爲淫尤誤呂覽曰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悅其言猶少弊此取而增益之便紕繆百出矣

朱氏軾曰此引鄭衛之音以申上節危亂滅亡之意

陸氏奎勳曰輔潛溪云疑當在亂世之音下國亡矣何有政散民流誣上行私之足云哉愚謂此正指亡國之由輔說非是

姜氏兆錫曰按鄭聲淫甚于衛孔子獨以爲戒而此言衛反甚于鄭者蓋考風俗鄭較淫于衛而驗政治

衛較慢于鄭鄭風淫蕩多在下衛風悖亂多在上如新臺墻茨鶉奔諸詩其爲上者至于如此而桑間濮上應之焉鄭詩無所見也朱傳之論鄭聲盡詳以至竊附論此以見言各有當爾也首章言先王之感人心在于禮樂刑政四者而本篇以論樂爲主故自此章而下遞言樂與三者相通之意以申明之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

張氏守節曰音初生自君心形而成樂樂成則能通

于百姓使各盡其類分故曰通倫理者也

朱氏軾曰通倫理謂與君臣民事之事相通也唯君子審察君臣民事之理故能知樂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申言樂與政通以起下文樂與禮通之意而遂兼發之也倫類也理分也謂通乎萬物倫類之分理也

方氏苞曰倫者宮商角徵羽清濁大小之倫也理者君臣民事物得失盛衰之理也生于人心者無定而列于倫理者有常故必取其聲之和者以播之樂器然後合于倫理而為雅樂也惟有倫理故審之可以

以知政得之可以兼禮君子所用以成德莫要于此

或曰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者通倫理者也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于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音機一音巨依反

應氏鏞曰倫理之中皆禮之所寓知樂則通于禮矣不曰通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極也

姚氏際恆曰孔子曰立于禮成于樂此云知樂則幾

于禮失禮樂之義說見篇首

朱氏軾曰不知音不可與言樂不知樂不可與言政如其知之則通乎政之得失而幾于禮矣

姜氏兆錫曰邵子曰唯君子能知樂故審噍殺之聲則知爲志微噍殺之音審嘽緩之聲則知爲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如此之類所謂審聲以知音也審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則知和樂與焉審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則知淫樂與焉所謂審音以知樂也審樂之和則知其政和審樂之乖則知其政乖所謂審樂以知政也禮理也樂通倫理故于禮爲幾上

節樂與政言而推其備于治此節樂與禮言而推其得于德者蓋禮樂施諸政事爲移風易俗之要而反諸身心實爲閑情節性之本故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熊氏安生曰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末歎是有遺音也

姚氏際恒曰一倡而三歎皆指歌者一人而言後云歌者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即此義也遺忘也謂弦歌之節倡少歎多嗟嘆若此幾有忘音之意有忘音則非極音而極耳目之欲者矣故可以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也遺味義同其義如此注疏以三歎爲三人贊歎言歎者少朱仲晦因以爲三人和陳可大因以爲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此皆因宋玉對楚王曲高和寡之文而誤解者也彼由數千人以至數人而言故始見爲少此文既未嘗以數千人至數人敘于前即曰一人倡三人歎何以定知爲少乎且曲高和寡則爲一義若謂非極音而和者少則此樂既無人好又

何能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乎尤悖記義矣有遺音有遺味呂覽作進乎味旨亦同

陸氏奎勳曰謂以瑟協淸廟之詩也虞書傳乃云古者帝王升歌淸廟之樂知其未見毛詩矣一倡而三歎孔疏三人贊歎之訓解未明余謂堂上之樂工歌工四人一人倡云於穆淸三人和云於穆淸廟則淸廟之詩無韻而有韻可以比之琴瑟矣詳見陸堂詩學

姜氏兆錫曰隆盛也致亦極也朱絃練朱絲爲絃也疏通也瑟底孔曰越遺者不盡之意也承上言得禮

樂以爲政本如此故禮樂之盛不在乎極音致味而在于德如淸廟之瑟練朱絲以爲絃使其聲濁疏瑟底之孔使其聲遲其詩歌一人倡三人從而歎和之此其中蓋有不盡之餘音也大饗之禮尊以元酒爲俎以生魚爲薦其大羹亦不以滋味爲和此其中蓋有不盡之餘味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陳氏澔曰教民平好惡謂不欲其好惡之偏私也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好惡得其平則可以得乎

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也

姜氏兆錫曰先王制作豈以徇欲哉教民平其好惡則人道復乎其正而身世胥淑于德矣此即下文所謂人爲之節而大禮必簡大樂必易之意也　又曰邵氏曰文王之瑟有遺音大饗之禮有遺味而後世貴焉者其音味非極至而德有餘也則禮樂豈假于外亦貴其有得于身心而已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誘音酉

王氏應麟曰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與樂記相出入古之遺言與致堂云樂記子貢作

閻氏若璩曰樂記載子夏魏文侯問答爲文侯二十五年事是時子夏年一百有八歲子貢尚存乎

何氏焯曰張守節謂公孫尼子者猶有所受

黃氏震曰天理即指性而言變性言理理者天之所賦而具于性者也知者我之知而曰誘于外者我之心知誘于外物非知在外也

朱氏軾曰物至知知上知字所謂人心有覺也事物之來以吾心之覺覺之斯好惡動于中而形于外自然發皆中節節即知也吾心具衆理而應萬事湛然虛明任事物之來莫不有一定之則順而應之若鑑空衡平絲毫不爽所謂節也惟涵養鍊于平日省察失于當幾則本體之明息而知反爲物所誘然良心未泯夜氣猶存返而求之便已惺惺若任其放逸而不知求則人欲熾而天理亡其去禽獸不遠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

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姚氏際恆曰人生而靜四句此文子引老子語也說詳古文尚書大禹謨仲虺之誥此節之說其誤者有四一言性也一言知也一言好惡也一言天人理欲也人生而靜四句此言性之誤也謂靜是天性動是人欲豈可截然如此區分人生才墮地便是動便是感遂失卻天性而徒有性欲乎宋儒因此有纔說是性便不是性之謬說孔曰性近孟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如其說必將常不動常寂無

感然後可此老氏之致虛守靜釋氏之面壁九年也
一也物至知知知誘于外此言知之誤也孔子言生
知學知孟子言良知知覺是幾物而惡之乎此即莊
子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已列子
無知是謂眞知之說也又告子謂生之性而以犬牛
之知覺爲無異于人亦此意一也然後好惡形焉至
人化物也此言好惡之誤也凡聖賢之言好惡者多
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孟子言平旦之氣
以好惡爲相近今遺卻本來好善惡惡之眞好惡不
言而但言後起偏私之好惡正與性欲之說同符其

勢必將至于無好無惡而後已此即莊子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之說及釋氏絶去愛憎二境之意也又謂物之感人無窮此語固是然須先示以如孟子所謂先立乎大者之義令學者本原之地預有主宰臨時自不爲所動搖今不及此義但以人化物爲言然則欲不化物必將逃于空虛無人物之境而後可乎三也人化物也者二句此言天人理欲之誤也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陸象山之論獨爲有識自餘宋儒紕繆相承動以天理人欲爲言嗚呼其于聖賢之學何其悖也四也大抵聖賢之學皆從最初

者而言二氏之學皆從後起者而言從最初者以教人自使人歡忻鼓舞而不自知其進于善從後起者以教人則不惟忌人勢且疑己頭頭蹊地步步畏機是故以人心爲危以人性爲欲不得不重難以制乎己而任權挾詐以禦乎人所以道德之意一變爲刑名法術若再變爲虛空寂滅而人道絶矣斯其理勢首尾一貫夫復奚疑嘗謂天人之旨心性之理一亂于僞尚書襲道經人心道心之語再亂于樂記引老子靜性動欲之語加以宋儒外假儒術而內實根柢于二氏故于此二書之語深信篤好闡發詳明以彰

著于天下而天下後世咸信之致使異學淆潰吾儒如油入麪永無出理由是天人之旨心性之理晦昧無餘而猶謂之道學之傳何哉　又曰按呂覽侈樂篇末一段多與此同然彼不言性不言好惡言天不言人言欲不言理故自渾融不若此之紕繆也

姜氏兆錫曰物通謂事物也節卽發而中節之節知誘之知謂所知也化物謂物至而見化于其物也悖逆徑而露詐偽曲而藏淫佚施于已作亂及于人弱寡愚怯猶常人耳疾病老幼孤獨極言之也朱子曰人生而靜感于物而動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

有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之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物至知知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此性之所以失而情之所以流也苟于此覺其所以然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髮處惟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物不能奪矣劉氏曰道心之知覺原于義理者

也人心之知覺發于形氣者也好惡無節于內而知誘于外則道心微而不能爲主人心危而物交物則引之此時不能反躬循理于是人欲熾天理滅矣况以無節之好惡接無窮之物感則心爲物役而爲禽獸不遠矣其爲大亂之道不于是而滋哉此以見好惡不平人道失正而先王立制教民之所自始蓋承上章以起下文之意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

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姚氏際恆曰昏姻冠笄本左傳子太叔言禮昏媾姻

亞之說政以行之刑以防之本子太叔言禮爲政事

庸力行務爲刑罰威獄之說此云禮節民心樂和民

聲下又云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何與

姜氏兆錫曰射鄉謂射禮飲酒禮也承上文言先王

見人情之失其平也于是制爲禮樂因人情而爲之

節文因其處喪紀而失之野也故節之因其處安樂

而失之荒也故和之因其男女之瀆也故別之因其

交接之偷也故與正之禮節其心使約之而得其中樂

和其聲使發之而得其順且政以率怠而使禮樂無不行刑以防肆而使禮樂無敢廢四者通行于天下而罔有悖違則王者之同民心而出治道者于是乎備矣此所以德教修明物我兼善好惡平而人道正也節內歷言禮樂而未兼言刑政者四者其用雖殊其理則一雖不備言刑政而理具矣故通言四者以申明之

方氏苞曰人當安樂之時而無以和之則荒縱慢易之情生以樂和之周子所謂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也　又曰四達而不悖謂四者之理交相通達而

無悖于人情也止就禮樂刑政言尙未及民不違悖

觀下文則王道備矣可見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

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王氏肅曰流謂流遁不能自還離謂離析而不親

張氏守節曰樂使率土合和是爲同也禮使父子殊

別是爲異也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

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

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陳氏澔曰仁以愛之則相敬而不至于離義以正之則相親而不至于流此又以仁義爲禮樂之輔者也

姚氏際恆曰以樂爲合情以禮爲飾貌非禮樂之義說見篇首

朱氏軾曰好惡著謂同好同惡公道昭然樂之和也而賢不肖以別則禮在其中矣禁暴舉賢刑賞分明禮之序也而政教均平則樂在其中矣蓋仁以維禮禮不至于離則即禮即樂義以維樂而樂不至于流則即樂即禮此拾之所以達而無礙也

姜氏兆錫曰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于同

也禮勝則離過于異也合情者樂和于內而不離飾
貌者禮檢于外而不流此禮之義樂之文相資爲用
也好惡以心言刑賞以事言皆禮樂之實仁愛故敬
而不離義正故親而不流此仁義所以爲禮樂之至
極也民治由是而行則大順大化莫知其然而等和
別均之迹俱泯矣應氏曰上王道備言爲道之具此
民治行言爲治之效也
方氏苞曰自朝廷邦國以及閭門鄉黨皆用雅樂所
謂樂文同也故正聲感人而順氣應焉若雜以姦聲
淫樂則導欲增悲而失其和矣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姚氏際恆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非禮樂之義說見篇首以禮飾貌則禮自外作矣此皆從老子以禮爲薄荀子以禮爲僞中來故曰異端之學以樂屬靜亦未允下云樂由天作不息者天一動一靜諸說則又以樂屬動何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用易傳乾坤易簡之說以言禮樂恐非實際語必揖讓而治天下斯謂之禮樂則是二帝有三王無矣亦老莊之見

方氏苞曰琴瑟簫笛苟得其傳即能使聽者心靜況

雅頌德音乎觀煩手淫聲慆堙心耳則知大音希聲
之靜矣由其出于心之和平淡泊故也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
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
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
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張氏守節曰禮使父慈子孝是合父子之親長坐幼
立是明長幼之序孝經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
人父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教以臣所以敬
天下之爲人君即是敬四海之內也天下能躬行禮

則臣下必行禮如此則禮行矣合父子以下悉是天子自身行之也

陸氏奎勳曰四海之內四字當從應氏移于合父母之親上而以敬天子句絕則與前段言樂之效相對劉氏特依文衍說耳

姜氏兆錫曰合父子以下文義未詳應氏曰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劉氏曰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序則身修而家齊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親長吾長以及人長以敬四海之內則國治而天下平矣禮行而後樂達故于樂例言天子不怒而

己而干禮則言天子如此是樂達乃天子行禮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也愚按如應說亦通而以敬天子丈義稍未安劉說亦未知果否然引周子為証義則精矣

方氏苞曰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宇宙之達禮也然必能敬四海之內然後儀則可以使民觀感政教足以達其分願不如是則禮不行以敬四海之內者明于天叙天秩乃天子與下民所共舉承必克綏厥猷俾四海之內咸得其恆性而後無負于君師之責一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鄭氏康成曰五帝德篇黃帝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孔疏見大戴禮左傳若敖氏之鬼孔疏見宣公四年

孔氏穎達曰鄭易注云精氣謂七八謂之神物生所牲也遊魂謂九六謂之鬼物終所歸也言木火之神生物東西金水之鬼終物西北二者之情狀與春夏生物秋冬終物相似

熊氏安生曰繫辭鬼神謂七八九六自然之鬼神聖

人賢人之鬼神與自然之鬼神俱助天地而成物義

氏光錫曰此章備疏禮樂二者本末始終之理此下

三章皆本此以推之也百物不失遂其生也祀天祭

地正其位也明禮樂幽鬼神者朱子謂禮主減樂主

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

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也四海合敬同愛極言禮

樂感化之實

方氏苞曰樂者天地之和言氣化也故曰百物皆化

大樂與天地同和言人事也故曰百物不失言不失

其性也　又曰人之所以不能合敬同愛者以教化

不行而陰陽氣數所生多乖戾之人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本一貫故禮樂之用能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聖人以節與和者著爲教化而氣感陰陽漸所以陶冶而成之者無不粹美此四海之內所以合敬同愛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沿說專反偕古諧反

王氏肅曰有其時然後得立其事有其功然後得受其名

朱氏軾曰節文度數之詳總以合敬綴兆聲容之紛

總以同愛愛敬者禮樂之情歷代相沿無異所異者
禮之事必隨乎時樂之名必從其功事如尚質尚文
亦其時不得不然也名如堯樂名大章舜樂名大韶
疏云堯有章明之功故名章舜韶樂致治故云韶
姜氏兆錫曰上章合敬同愛對倫類之不齊言之也
此章合敬同愛對事文之不類言之也上章言其驗
此章言其體承上言禮樂所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
同愛者何哉盖禮有經曲之事殊而情之恭敬則一
樂有聲律之文異而情之歡愛則一此其與天地同
節同和而能以其情之同者合天下之情也惟其然

故明王以相沿述而各因革損益以其時事功名而建禮樂也時如虞夏商周事如揖讓放伐功如放勳重華救民取殘名如韶夏濩武

方氏苞曰和與節愛與敬禮樂之情也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禮樂之文也惟情相沿故文不必相襲也禮樂之情同非謂禮與樂之情同也五帝不相沿禮三王不相沿樂而節以合敬和以合愛之情同故明王以此相沿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

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朱氏軾曰情謂合愛合敬之情文謂殊事異文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之意而言聖人能知禮樂之情以制禮樂也　又曰綴之言連舞位相連也兆者位外營兆也裼襲說見曲禮情謂敬愛之實原于天命之本然者郎上禮樂之情之所推極也文謂事文之具見于人事之當然者乃此禮樂之器禮樂之文所宣播也知其情則知其窮變通久而未嘗易故能作識其文則識其修廢舉墜而不可更故能述者五

帝三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若周公盡取先代參而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聖如夫子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耳輔氏曰情存于中文形于外即吾之心而能作者聖之事也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聖可兼明聖誠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誠則聖矣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于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別彼列反

張氏守節曰樂法天地之氣故云天地之和禮法天

地之形故云天地之序

黄氏乾行曰上言天地之和天地之序下以禮樂分屬天地者蓋氣含天地之和然上行于天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于和爲切質含天地之序然下凝于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于序爲切故合言天地而理自相通也

姚氏際恆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非禮樂之義說見篇首既謂樂爲天地之和禮爲天地之序又以禮樂分配天地何與

姜氏兆錫曰此承前二章之意而推聖人之制作本

于天地之和序也

方氏苞曰不咸不容感以生疾所謂過作則暴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姚氏際恆曰若夫以下是老氏愚民之旨如其說則有兩禮樂矣其可乎鄭氏曰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此解是觀記文以若夫字轉以則此字收自可見後儒以其未愜于理竭力斡旋終不似耳

朱氏軾曰樂以欣喜歡愛爲主而其本則發于心之和禮以莊敬恭順爲制而其原則出于心之誠論倫

與中正對論猶倫詩靈臺篇於論鼓鐘是也論倫無患論謂倫類相接之地爬愛篤摯無一毫乖戾之氣此樂之本也

陸氏奎勳曰論字必訛嚴陵方氏雖引本經文足論而不流樂行而倫淸義亦難通

方氏苞曰論即雅頌之樂章也無患者辭義純粹而無抵也倫謂律呂之條理也無患者宮羽克諧而不相奪也此作樂之實理故曰樂之情

若夫禮樂之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金石聲音亦統以禮而行者凡

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禮也情官質制禮樂之義

金石聲音之屬禮樂之數其義難知其數易見也愚

按樂見乎金石聲音禮自見乎玉帛辭讓而其用事

亦各不止于宗廟社稷山川鬼神不言者皆省文也

又曰此歷言禮樂之體用以見應于和序之實也

官猶職也主也越發也鬼神通言凡鬼神也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八